

人口流迁

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的 社会人口学特征分析*

和红 智欣

【内容摘要】了解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为构建社会支持的健康促进模式提供基础信息。利用“青年流动人口健康意识调查”所获得数据进行分析,最终获得符合条件的新生代流动人口2271人,以及与新生代流动人口同龄本地人口997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总分平均分为 (33.81 ± 5.09) 分。在3个维度中,客观支持平均分为 (5.71 ± 1.50) 分;主观支持平均分为 (21.28 ± 3.88) 分;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平均分为 (6.82 ± 1.80) 分。其中,新生代流动人口在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分数及社会支持利用度上都显著低于当地同龄人口。婚姻状况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状况有关,表现为在婚者获得的社会支持明显高于不在婚者。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水平较低,在获得社会支持状况上在婚者较不在婚者具有一定的优势。

【关键词】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社会人口学

【作者简介】和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健康研究所副教授;智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Socio –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s

He Hong Zhi Xin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socio –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support an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establishing a health promotion pattern of social support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s in China,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2271 new generation migrants and 997 local residents in 2010. The average of the total scores in social support is (33.81 ± 5.09) , involving three dimensions which are objective support, subjective support and utilization of support whose average score are (5.71 ± 1.50) , (21.28 ± 3.88) and (6.82 ± 1.80) respectively. Migrants have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s in overall social support, objective support, and utilization of support than local residents. Marital status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cial support, that is, married migrants have markedly higher social support level than those unmarried. While social support generally tends to be low in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s, marriage has some advantages in receiving social support.

Keywords: New – generation Migrants, Social Support, Social Demography

Authors: He Ho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hehong@ruc.edu.cn; Zhi Xin is a graduate student,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 本研究受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中国流动青少年健康风险意识调查》项目资助。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出现代际分化,80后流动人口逐渐成为主体,即新生代流动人口。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于90年代前后开始流动,兼有第一代和第二代若干特点的新生代。他们在成长环境、个人特征、城市适应性、就业情况、与家乡的联系及流动模式等方面均与老一代流动人口不同。这一群体的群体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大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二是绝大多数未婚,没有或较少有家庭负担;三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少有务农经历;四是跟老一代流动人口相比更注重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¹。流动人口作为城市里的“外乡人”,要想真正的融入城市生活,除了制度因素外,个人因素也是影响其城市适应性的重要因素^{2,3}。他们往往需要来自老乡、朋友、家人,或者团体组织等方面的帮助和关心,这些个体或组织在精神上或物质上所给予的帮助就是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作为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重要社会因素,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很多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与个体的生理健康、精神健康以及社会功能具有正向相关关系^{4,5}。为了解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状况,本研究于2010年12月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状况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利用《2010年中国流动青少年健康风险意识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该调查于2010年11~12月对北京、上海、深圳3个城市中,出生时间介于1975年1月1日至1992年12月31日的本地人口(调查时户籍在当地的人口)和流动人口(调查时户籍不在当地的人口)进行了抽样调查。本研究仅对该数据库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分析。

1.2 方法

本调查采用调查员面对面问卷调查方式。抽样总体为全国3个城市(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流动人口,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式。第一阶段:抽取街道。采用PPS抽样,按2010年各乡镇街道的流动人口规模,从3个城市所辖各市所辖区域中抽取10个乡、镇、街道作为抽样街道。第二阶段:在抽中的每个乡、镇、街道随机选取100名流动人口和50名本地人口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556份,其中回收合格问卷4554份,有效回收率为99.9%。本文仅对其中2271名新生代流动人口,以及与新生代流动人口同龄的997名本地人口的数据进行分析。

1.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选择与评分标准

我们采用国内常用的,具有较好信度和效度的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⁶,对本次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情况进行评定。该量表将社会支持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共10个条目。具体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如表1所示。涉及的客观支持分等于第2、6、7条评分之和;主观支持分等于第1、3、4、5条评分之和;支持的利用度得分等于第8、9、10条评分之和,3个维度之和为社会支持的总分。得分范围介于12~64分,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水平越高。该量表在国内应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7,8}。

1.4 质量控制与统计分析

为提高研究质量,保证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课题组在实施调查的各个阶段均采取了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为获得的数据质量提供了保证。数据的录入和核对采用EpiData3.0,数据分析采用统计软件SPSS13.0。通过一般的统计描述、t检验、 χ^2 检验和方差分析,以及二分类Logistic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由表2可见,在2271名流动人口中,男性占51.3%,女性占48.7%;年龄介于18~30岁之间,其

中 21~25 岁组占 41.7%; 教育程度以初中学历者最多, 占 41.3%; 在婚者占 39.5%。有 94.2% 的研究对象在业, 75.3% 的研究对象是农业户口, 49.1% 的研究对象最近一个月收入低于 2000 元, 68.3% 的研究对象参加了保险, 流动时间少于 1 年的占 14.2%, 52.6% 的研究对象流动时间介于 1~4 年, 5~9 年的占 23.2%, 10 年及 10 年以上的占 10.0%。同时, 我们对 997 名当地人口进行了相应调查, 无论从教育程度及月收入情况, 还是参加保险情况, 均表现为当地人口高于或好于新生代流动人口。

表 1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及评分标准

Table 1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and Standards of Grading

评价指标	得分标准
1. 您有多少关系密切, 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的朋友? (只选一项)	
①一个也没有	1
②1~2 个	2
③3~5 个	3
④6 个或 6 个以上	4
2. 近一年来您: (只选一项)	
①远离家人, 且独居一室	1
②住处经常变动, 多数时间和陌生人住在一起	2
③和同学、同事或朋友住在一起	3
④和家人住在一起	4
3. 您和邻居: (只选一项)	
①相互之间从不关心, 只是点头之交	1
②遇到困难可能稍微关心	2
③有些邻居很关心您	3
④大多数邻居都很关心您	4
4. 您和同事: (只选一项)	
①相互之间从不关心, 只是点头之交	1
②遇到困难可能稍微关心	2
③有些同事很关心您	3
④大多数同事都很关心您	4
5. 从家庭成员得到的支持和照顾(在合适的框内划“√”)	
	无 极少 一般 全力支持
①夫妻(恋人)	1 2 3 4
②父母	1 2 3 4
③儿女	1 2 3 4
④兄弟姐妹	1 2 3 4
⑤其他成员(如嫂子)	1 2 3 4
6. 过去, 在您遇到急难情况时, 曾经得到的经济支持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帮助的来源有:	
①无任何来源	0
②下列来源(可选多项)	
A、配偶; B、其他家人; C、亲戚、朋友; D、同学、同事; E、工作单位; F、党团工会等 官方或半官方组织; G、宗教、社会团体等非官方组织; H、其它(请列出)	选择几个就计几分
7. 过去, 在您遇到急难情况时, 曾经得到的安慰和关心的来源有:	
①无任何来源	0
②下列来源(可选多项)	
A、配偶; B、其他家人; C、亲戚、朋友; D、同学、同事; E、工作单位; F、党团工会等 官方或半官方组织; G、宗教、社会团体等非官方组织; H、其它(请列出)	选择几个就计几分

续表 1

评价指标	得分标准
8. 您遇到烦恼时的倾诉方式:(只选一项)	
①从不向任何人诉讼	1
②只向关系极为密切的 1-2 个人诉讼	2
③如果朋友主动询问您会说出来	3
④主动诉讼自己的烦恼,以获得支持和理解	4
9. 您遇到烦恼时的求助方式:(只选一项)	
①只靠自己,不接受别人帮助	1
②很少请求别人帮助	2
③有时请求别人帮助	3
④有困难时经常向家人、亲友、组织求援	4
10. 对于团体(如党组织、宗教组织、工会、学生会等)组织活动,您:(只选一项)	
①从不参加	1
②偶尔参加	2
③经常参加	3
④主动参加并积极活动	4
合计	12~64

2.2 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

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总分,最高分为 50 分,最低分为 14 分,平均总分为(33.81 ± 5.09)分。在社会支持各个维度中,客观支持分中,最高分为 11 分,最低分为 1 分,平均分为(5.71 ± 1.50)分;主观支持分中,最高分为 32 分,最低分为 8 分,平均分为(21.28 ± 3.88)分;对社会支持利用度中,最高分为 12 分,最低分为 3 分,平均分为(6.82 ± 1.80)分(见表 3)。

比较新生代流动人口与当地人口的社会支持情况可见,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客观支持分数、社会支持利用度及社会支持总分上都低于当地同龄人口,差异间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主观支持分数与当地人口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表明新生代流动人口获得的社会支持情况低于本地人口(见表 4)。

2.3 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分析

由表 5 可见,不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最近一个月收入,及流动时间与新生代流动人口获得的社会支持有关($P < 0.05$),而民族及在业情况与社会支持无关($P > 0.05$)。

2.3.1 性别

不同性别在客观支持得分和社会支持总分上的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二者都是女性高于男性;但在主观支持得分和社会支持利用度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即二者不存在性别差异。在客观支持的 3 个条目中,只有条目二“您最近一年与谁居住”在性别间有明显差异($\chi^2 = 59.56, P < 0.05$)。比较结果显示,男性中近一年以来独自居住或者住处经常变动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而与家人一同居住的比例明显低于女性,即女性更倾向于选择与家人一同居住,故获得的客观支持高于男性。

2.3.2 年龄

不同年龄组在社会支持总分和社会支持 3 个维度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且在客观支持得分、主观支持得分以及社会支持总分上都显示出随着年龄增高得分增高的趋势。根据事后检验结果显示:①在社会支持总分上,“18~20 岁”组与“26~30 岁”组之间均值差值没有统计学意义,

其余各组之间均有统计学意义;②在对社会支持利用程度上,只有“21~25岁”组与“26~30岁”组之间的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各组均没有;③主观支持得分与客观支持得分中,各组之间的均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各个条目的分别比较中,除了第4个条目“您与同事的关系如何”没有明显的年龄差异以外($\chi^2=8.96, P>0.05$),其他3个维度的9个条目在不同年龄组中均有差别。

表2 新生代流动人口和当地人口的基本情况

Table 2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s and Native Population 人/%

	新生代流动人口 (n=2271)	当地人口 (n=997)	合计 (n=3268)
性别			
男性	1166(51.3)	471(47.2)	1637(50.1)
女性	1105(48.7)	526(52.8)	1631(49.9)
年龄(岁)			
18~20	414(18.2)	152(15.2)	566(17.3)
21~25	947(41.7)	364(36.5)	1311(40.1)
26~30	910(40.1)	481(48.2)	1391(42.6)
民族			
汉族	2200(96.9)	71(3.1)	3182(97.4)
其他	982(98.5)	15(1.5)	86(2.6)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85(3.7)	3(0.3)	88(2.7)
初中	939(41.3)	71(7.1)	1010(30.9)
高中/中专	880(38.7)	437(43.8)	1317(40.3)
大专及以上	367(16.2)	486(48.7)	853(26.1)
婚姻状态			
在婚	898(39.5)	360(36.1)	1258(38.5)
不在婚	1373(60.5)	637(63.9)	2010(61.5)
户口情况			
农业	1710(75.3)	66(6.6)	1776(54.3)
非农业	561(24.7)	931(93.4)	1492(45.7)
在业状况			
在业	2140(94.2)	857(86.0)	2997(91.7)
不在业	131(5.8)	140(14.0)	271(8.3)
最近一个月收入(元)			
<2000	1115(49.1)	275(27.6)	1390(42.5)
2000~	646(28.4)	269(27.0)	915(28.0)
3000~	310(13.7)	213(21.4)	523(16.0)
4000~	200(8.8)	240(24.1)	440(13.5)
参加保险情况			
参加	1551(68.3)	872(87.5)	2423(74.1)
未参加	720(31.7)	125(12.5)	845(25.9)
外出流动时间(年)			
<1	322(14.2)	—	322(14.2)
1~	1195(52.6)	—	1195(52.6)
5~	528(23.2)	—	528(23.2)
10~	226(10.0)	—	226(10.0)

注:在婚者指目前已结婚;不在婚者包括未婚、离婚、丧偶。

表3 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支持评分及各维度得分情况

Table 3 Social Support Score and Score of Each Dimension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s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分
客观支持	1	11	5.71 ± 1.50
主观支持	8	32	21.28 ± 3.88
社会支持利用度	3	12	6.82 ± 1.80
社会支持总分	14	50	33.81 ± 5.09

表4 新生代流动人口与当地人口社会支持情况比较

Table 4 The Scores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New Generation Migrants and Native Population

	人数(人)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社会支持利用度	总分
新生代流动人口	2271	5.71 ± 1.50	21.28 ± 3.88	6.82 ± 1.80	33.81 ± 5.09
当地人口	997	6.43 ± 1.42	21.25 ± 3.85	7.25 ± 1.84	34.93 ± 4.87
t		-12.85	0.24	-6.22	-5.84
P		0.000	0.81	0.000	0.000

2.3.3 教育程度

不同教育程度在社会支持总分上的均值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而在客观支持得分、主观支持得分,以及对社会支持利用上,都表现出统计学意义($P < 0.05$)。尤其是不同教育程度在对社会支持的利用上表现出随着教育程度增高利用程度增高的趋势。事后检验结果显示:①在主观支持得分中,“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组与“小学及以下”组间,均值均有显著性差异;②在对社会支持的利用中,除了“小学”与“初中”间,“高中及中专”与“大专及以上”间均值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之外,其余各组间均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③而客观支持得分,虽然在方差分析中各组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在事后检验中,不同教育程度之间的客观支持得分均值间差异均没有显示出统计学意义。在“主观社会支持”各个条目中,除了条目四“您与同事的关系”在不同的教育程度之间没有显著差异($\chi^2 = 9.14, P > 0.05$)外,在其余的3个条目中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教育程度越高,得到关系密切的支持和帮助的朋友越多。在“社会支持利用度”各个条目中,都表现出在不同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在遇到困难时,越倾向于向亲戚朋友倾诉并且寻求帮助;对于团体活动,教育程度高的人对于团体活动的参与程度要明显高于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说明随着教育程度的增高,对于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越好。

2.3.4 婚姻状况

在婚者与不在婚者在社会支持总分以及其他3个维度中的均值差异都表现出统计学意义($P < 0.01$),并且在客观支持得分、主观支持得分以及社会支持总分上都表现出在婚者高于不在婚者;而对社会支持利用程度,在婚者得分低于不在婚者。在“主观支持”各个条目中,条目一“您有多少密实可以得到帮助的朋友”($\chi^2 = 38.72, P < 0.01$)与条目五“从夫妻、恋人、父母等方面得到的支持”(t = 22.30, $P < 0.01$)在不同的婚姻状况下有明显差异。在“客观支持”的3个条目中,只有条目二“近一年来您与谁一起居住”在不同的婚姻状况中有明显差异($\chi^2 = 59.35, P < 0.01$)。在“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各个条目中,条目十“对于团体活动的参与程度”在不同的婚姻状况中有显著性差异($\chi^2 = 71.14, P < 0.01$)。

表 5 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分析结果
Table 5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s in Social Support

变量	人数(人)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社会支持利用度	总分
性别					
男性	1166	5.54 ± 1.50	21.22 ± 3.90	6.79 ± 1.82	33.56 ± 5.06
女性	1105	5.89 ± 1.48	21.34 ± 3.86	6.85 ± 1.77	34.08 ± 5.12
t 值		-5.53	-0.737	-0.821	-2.474
P 值		0.000	0.461	0.412	0.013
年龄(岁)					
18~20	414	5.33 ± 1.43	19.96 ± 3.86	6.77 ± 1.89	32.06 ± 5.16
21~25	947	5.52 ± 1.46	20.86 ± 3.78	7.01 ± 1.84	33.39 ± 4.98
26~30	910	6.08 ± 1.50	22.33 ± 3.72	6.66 ± 1.69	35.06 ± 4.88
F 值		50.07	66.22	66.22	62.22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85	5.74 ± 1.24	22.56 ± 3.90	6.33 ± 1.76	34.64 ± 4.51
初中	939	5.75 ± 1.39	21.62 ± 3.86	6.60 ± 1.81	33.97 ± 4.97
高中及中专	880	5.75 ± 1.57	20.90 ± 3.92	6.95 ± 1.79	33.59 ± 5.32
大专及以上	367	5.50 ± 1.65	21.04 ± 3.71	7.22 ± 1.68	33.75 ± 4.98
F 值		2.772	8.981	14.571	1.604
P 值		0.04	0.000	0.000	0.186
婚姻状况					
在婚	898	6.22 ± 1.46	22.86 ± 3.70	6.66 ± 1.75	35.73 ± 4.85
不在婚	1373	5.38 ± 1.44	20.25 ± 3.65	6.93 ± 1.82	32.56 ± 4.85
t 值		13.59	16.54	-3.52	15.24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户籍					
农业	1710	5.72 ± 1.45	21.37 ± 3.89	6.75 ± 1.79	33.85 ± 5.06
非农业	561	5.66 ± 1.64	21.02 ± 3.84	7.03 ± 1.81	33.71 ± 5.91
t 值		0.85	1.81	-3.14	0.53
P 值		0.425	0.07	0.002	0.599
最近一个月收入(元)					
<2000	1115	5.72 ± 1.43	21.13 ± 3.80	6.61 ± 1.76	33.46 ± 4.93
2000~	646	5.78 ± 1.53	21.28 ± 3.92	6.98 ± 1.80	34.04 ± 5.15
3000~	310	5.63 ± 1.52	21.45 ± 3.91	7.09 ± 1.81	34.17 ± 5.23
≥4000	200	5.53 ± 1.72	21.28 ± 3.88	7.10 ± 1.85	34.49 ± 5.46
F 值		1.804	2.255	11.143	3.945
P 值		0.144	0.080	0.000	0.008
流动时间(年)					
<1	322	5.39 ± 1.45	20.61 ± 3.67	7.01 ± 1.88	33.01 ± 4.82
1~	1195	5.68 ± 1.49	20.83 ± 3.79	6.86 ± 1.78	33.37 ± 5.00
5~	528	5.81 ± 1.49	21.72 ± 3.91	6.81 ± 1.80	34.34 ± 5.16
≥10	226	6.08 ± 1.56	23.60 ± 3.61	6.39 ± 1.71	36.08 ± 5.06
F 值		10.504	39.745	5.715	23.093
P 值		0.000	0.000	0.001	0.000

2.3.5 户籍

在对社会支持利用度得分上,“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之间的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得分要高于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而在其他维度上,二者并未表现出显著性差异。在“社会支持利用度”的各个条目中,3个条目均在不同的户籍状况下有显著差异。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在遇到烦恼时向亲戚朋友倾诉,更愿意向周围的人寻求帮助,也更倾向于参加团体活动。

2.3.6 收入状况

在“主观支持得分”与“客观支持得分”两个维度中,不同收入状况的人并未表现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P > 0.05$)。不同收入状况的人在“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两个部分的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呈现出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高,得分逐渐增高,即经济条件越好的流动人口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越好,总体的社会支持状况也越好。经过事后检验发现:①在“对社会支持利用度”得分上,只有收入“不足 2000 元”组与其他各组的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其余各组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②在“社会支持总分”上,收入“ < 2000 元”与“ ≥ 4000 元”这两组之间存在差异,其余各组间并未发现差异。在“社会支持利用度”各个条目中,3 个条目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均有显著性差异。

2.3.7 流动时间

流动时间所要了解的是被调查者外出打工的时间长短。统计结果显示,不同的流动时间在社会支持和其他 3 个维度上均有统计学差异($P < 0.01$)。“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得分”、“主观支持得分”三者都表现出随着流动时间的延长,得分逐渐增高的趋势。事后检验结果显示:①对于“社会支持状况总分”,流动时间“ < 1 年”组与“1~4 年”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各组之间差异均表现出统计学意义;②对于“社会支持利用度”,“ ≥ 10 年”组与其他各组间均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其他各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③对“客观支持得分”,“1~4 年”组与“5~9 年”组之间均值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其他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④在“主观支持得分”中,“ < 1 年”与“1~4 年”之间均值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其余各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除了条目八“遇到烦恼时的倾诉方式”上,不同的流动时间组间没有显著差异之外($\chi^2 = 9.77, P > 0.05$),其余 3 个维度的 9 个条目在不同的流动时间组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被调查者中,不同民族及不同在业状况,在社会支持总分及其他 3 个维度得分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表明民族及在业状况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状况无关。

2.4 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的多因素分析

为消除可能存在的混杂因素的影响,本部分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总分以总分均值为界线,即将社会支持总分小于等于平均分的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状况划分为“较差”,将社会支持总分大于平均分的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状况划分为“较好”两个类别,作为二分类因变量(较差为 0,较好为 1),以较差作为参考类别。我们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户籍、收入以及流动时间作为协变量,建立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见表 6。经过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整体模型较好。由 P 值可见,社会支持状况较好与较差相比,不同的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和流动时间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 < 0.05$),但由于收入水平和流动时间所对应的回归系数接近于 0,OR 值为 1 或接近 1,表明不同收入水平和流动时间没有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分析表明,收入水平与流动时间显著相关,流动时间与婚姻状况也显著相关。故在本研究数据中,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支持有关的因素仅表现为婚姻状况,即在婚者获得的社会支持明显高于不在婚者,而收入水平和流动时间均是混杂因素。

3 讨论

大量研究资料表明,社会支持不仅是一个与健康有关的重要因素,而且对于社会功能也具有重要影响。良好的社会支持可在压力环境中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降低问题的影响,从而减轻压力,减少冲突。社会支持网络健全的人,能够通过遵循健康常规、参加健身活动等提高生活质量。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水平低于同龄的当地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客观支持分数、社会支持利用程度、社会支持总分上都不及当地的同龄人口;在婚者获得的社会支持明

显高于不在婚者。社会支持可来源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父母、配偶、子女等。家庭作为一个人的生活的主要场所,家庭成员对其的支持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完整的家庭生活、稳定的夫妻关系,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在不同的婚姻状况中差异非常明显,一般认为已婚人群比未婚人群在社会支持水平上更具有优势,夫妇间彼此可以提供较高水平的社会支持⁹。本次调查结果亦显示出这一规律,即在婚人群的社会支持状况却明显的好于不在婚的流动人口,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结果相一致^{10,11}。具体表现为:在婚的人群与家人一起居住的比例远高于不在婚的人群;在婚者中有亲密且能提供帮助朋友的比例要高于不在婚者;在婚者更倾向于参加团体活动。

表 6 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6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s in Social Support

自变量	回归系数	Wald 值	P 值	OR 值(OR 值 95% CI)
性别(vs. 女性)				
男性	-0.083	0.854	0.355	0.920(0.771, 1.098)
年龄	-0.017	1.028	0.311	0.983(0.951, 1.016)
婚姻状况(vs. 不在婚)				
在婚	0.938	91.895	0.000	2.556(2.110, 3.096)
教育程度(vs. 小学及以下)				
初中	-0.079	0.110	0.741	0.924(0.580, 1.472)
高中及中专	-0.051	0.045	0.833	0.950(0.592, 1.526)
大专及以上	0.026	0.010	0.922	1.026(0.610, 1.727)
户籍(vs. 非农业)				
农业	-0.110	1.108	0.293	0.896(0.730, 1.099)
收入水平	0.000	6.882	0.009	1.000(1.000, 1.000)
流动时间	0.004	8.584	0.003	1.004(1.001, 1.006)
常数项	-1.911	160.330	0.000	0.148

注:以社会支持总分“较差”组为参照组。

收入水平和流动时间均是流动人口个人生活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客观上会影响个体的生活水平、交往范围等,在主观上还会对人的心理健康、性格特点产生影响。通常人们会认为,流动时间越长,收入状况越好,流动者对于当地生活越习惯,人际交往会越广,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生活,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也会越多。收入越高的人,越是倾向于向周围的人倾诉自己的烦恼并且寻求帮助,也更愿意参加团体活动。对于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高,也会反过来增强个体的主观支持与客观支持状况。在本研究结果中,虽然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收入的增高,其社会支持越多,但同时也发现,当收入到达某种程度后,社会支持的变化并不大。随着流动时间的延长,流动者所获得的主客观社会支持越多,但是对于社会支持利用程度反而不及那些流动时间较短的人。这可能与流动时间短的人,更强调对于现有社会支持的利用。刚出来的打工者,由于对当地环境不熟悉,对老乡、朋友等社会关系的依赖相对比较强,而流动时间较长的人,已经具备比较稳定的生活圈子,有了更好的独立自主的能力,所以降低了对外部社会支持的利用。但经过多因素分析,发现在本研究数据中,收入水平和流动时间由于与婚姻状况相关,故并未发现二者与社会支持状况间存在相关,这与解瑞谦等人对于深圳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状况的研究结果相一致¹²。当然,这其中是否还存在其他因素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分析才能最终明确。

目前,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状况进行定量的研究较少。本文使用标准社会支持量表,从人口学最基本的特征出发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状况进行分析,为准确把握这一群体的特点,为制定该群体的教育、管理和服务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陈金鑫, 陈道银, 李根宝. 外来流动人口新生代在城市现状调查. 青年探索, 2007; 4: 48-52
Chen Jinxin, Chen Daoyin and Li Genbao. 2007. Survey on the New Generatio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ity. Youth Studies 4: 48-52.
- 2 郑梓桢, 刘凤至, 马凯. 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城市适应性: 个人因素与制度因素的比较——基于中山市的实证研究. 人口研究, 2011; 3: 76-83
Zheng Zizhen, Liu Fengzhi and Ma Kai. 2011. Analysis of Individu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Affecting Adaptability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The Case of Zhongshan. Population Research 3: 76-83.
- 3 任远, 乔楠.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 人口研究, 2010; 2: 11-20
Ren Yuan and Qiao Nan. 2010. Social Integration for Migrants: Process, Measurement and Determinants. Population Research 2: 11-20.
- 4 苏莉, 韦波, 凌小凤. 建筑工地农民工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相关分析. 现代预防医学, 2009; 6: 1096-1097
Su Li, Wei Bo and Ling Xiaofeng. 2009.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Construction Sites. Modern Preventive Medicine 6: 1096-1097.
- 5 杨彦基, 王书梅, 王震维. 上海市某街道常住人口生存质量与社会支持状况调查. 复旦学报(医学版), 2007; 2: 265-268
Yang Yanji, Wang Shumei and Wang Zhenwei. 2007.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Suppor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sident People in a Community of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2: 265-268.
- 6 肖水源.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 1994; 2: 98-100
Xiao Shuiyuan. 1994.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Social Support Scal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 98-100.
- 7 梁执群, 薛云珍, 荆玉兰, 薛小平, 白瑞, 武洁殊. SF-36 评价 2 型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的研究. 现代预防医学, 2005; 2: 98-99
Liang Zhiquan, Xue Yunzhen and Jin Yulan, et al. 2005.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Using SF-36. Modern Preventive Medicine 2: 98-99.
- 8 林海程, 王蓓, 谭文争. 儿童住院期间其家长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现代预防医学, 2006; 4: 477-478
Lin Haicheng, Wang Bei and Tan Wenzheng. 2006. Determinants of Coping Strategies of Parents When Their Children Stay in Hospital. Modern Preventive Medicine 4: 477-478.
- 9 吕锋, 余西金, 冯秀梅, 宋克珍, 任意荣. 707 名中专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测查分析. 山东精神医学, 2000; 2: 13-15
Lv Feng, Yu Xijin and Feng Xiumei, et al. 2000. Analysis on Social Support Scale of 707 Special Technical Students. Shandong Archives of Psychiatry 2: 13-15.
- 10 严征, 张丽荣, 彭安辉. 农村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现代预防医学, 2008; 18: 3563-3566
Yan Zheng, Zhang Lirong and Peng Anhui. 2008. Socio-Demographic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among Rural Floating Population. Modern Preventive Medicine 18: 3563-3566.
- 11 杨林, 蒋懿耕, 李贞, 王丹, 魏长春, 张璟, 李少杰. 肺结核患者社会支持状况调查研究. 中国防痨杂志, 2003; 25: 292-294
Yang Lin, Jiang Yigeng and Li Zhen, et al. 2003. Investigation on Social Support Situation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atients. The Journal of the Chinese Antituberculosis Association 25: 292-294.
- 12 解瑞谦, 程锦泉, 杨应周, 谭卫国, 张玉华, 吴清芳, 罗育希, 卢祖洵. 流动人口结核患者的社会支持状况.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6; 5: 437-439
Xie Ruiqian, Cheng Jinquan and Yang Yingzhou, et al. 2006. Social Support of the Tuberculosis Patients in Floating Population. China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Science 5: 437-439.

(责任编辑: 宋 严 收稿时间: 2011-10)